燈閣

（治鮑小說）

同命記（十五）（安慶）

余友且言且揣首曰：若輩不以我言爲然耶：天生名士美人，必不使之得所，必使之歷諸情劫而死，情之所鍾，端在此輩，禰之所鍾，亦在此輩，我本有情人，而恨不能得忘情之深，與言及此，憫懷不絕，若輩反目我爲消極，爲悲觀，毋乃太酷乎，嗟乎，余友此言，殆屬由心之論，然而擊隊已深，悟猶未悟也，朱女之淚，至是更不能忍，余雖在勞，朱女絕不措意，着以余本手誠摯友，而此際愛神實臨其上，似鼓其勇氣，告以此等乃無須異人者，朱女飲泣道曰：子誠，我未嘗怦汝，汝何故諸諸刺我之心，汝欲得忘情之樂，獨不念目常近汝者，乃可爲情死之人耶，余友俯首，面色慘白，已而仰首作異笑，曰：朱女士，勿怒我，我頃不云乎，欲不忘情而不可得，是我終不能爲無情之人，會當臥倒情場，令世人羨我爲多情種子耳，乃挽朱女臂，挾之行，朱女驚曰：子誠，汝手冷如冰，果爲予亦靈活可喜，與李慶全之見桂，走何事，余亦鄶其狀之可異，曰：子誠病，不堪登陟之勞，盍歸休，則不無遜色，下者其果不失爲下歟，李慶全殁，四大天王已去其一，繼起乏人，或乃語趙，子其有候補四大天王之夢矣，趙唯唯，會新堤朱女强之下，乘摩托車返其廬，余別去，勸以珍重，因趁舟至港，舟中無俚，讀報自遣，見報中所載，多男女情殺事，輒手輪次對局，趙乘時而起，大顯身手，苦戰者四日，和黃松軒，和盧念予誠與朱女，予誠果從朱女邸，援軍游藝會開幕，設棋場，聘諸名他目郭女苟不爽約，當成傳劇，果手，而阮於潯，留有餘不盡之憾，輝，人多惜之，當時，各方面樂助綵物，以備諸優勝者，纍纍如山堆，可憫也，

（未完）

華南棋人傳（十三）

▲趙坤

粵中象棋高手，稱四大天王，而四大天王以下之二席，究屬誰人，尚未定論，惟趙坤居之不疑，趙坤居之不疑，或以其甘居人下，亦頗之一席，棋場怪傑」之頭銜，亦良足以自慰，談者謂趙藝之深造，純由苦心孤詣得來，精神思智，萃於一棋，官其克稱怪傑，惟是智勇多困於所溺，況趙恒人，事逃斯例，專精者一藝，洗濁者一途，其他乃往往有所短，或趙之數奇，乃尤過於李慶全，去冬，妻死子喪，棋中焉，亦趣事也，趙新會人，滯

君忘日賊侵奪我土地・屠殺我同胞乎・皆日・永矢弗諼・

今復聞其繡綢床褥，與人書肯，或慣技，某院今之所受，不知有類是將繼李慶全之後，而撒手塵寰矣，否，

棋界失「健者」固足握腕，抑其演劇踏踏以沒世，不尤可悲也耶，

廣州影院肉搏戰中之論言

（師豪）

廣州影院之慘爭，以今夏爲烈，五六月份，尤爲肉搏戰之時期，各院均繼放大片，以撐場面，實影迷有目不暇給之慨，甚佳事也，在此肉搏期中，突有種奇之論言發生，云新張某院，營業過盛，連當不堪之徒所注目，投函勒索，令繳巨費，謀者不諱，該院當事人已謀應付，即丟某日搜院，擲一炸彈，相贈俏有：喧傳銷界某院，莫如之何也，接廣州市治安，向稱寧謐，百二友十九友之徒，網跡已久，近年娛樂場之所感，藏有少數覇王，何來黑黨，政府虎視，某院豈能維持公安之某局，尤爲黑黨所不敢正視，固知論言之來，不免大有可疑者在也，被對付敵院刺事手段，向以放炮一幕爲最出畏，至若製造論言，又其（未完）

富麗之湯山

（健才）

湯山爲首都近郊名勝，週年冠蓋雲集，終增加不少熱鬧，「山不在高，有要人則名」，廬山莫干，廬不然矣，戴季陶院長，近在湯山建築別墅十幢，占地二十餘畝，外觀完全採宮殿式，碧瓦輝映，壯麗堂皇，聞全部建築費，約十餘萬，戚不即遷入避暑，而諸天之會，實列在「建家方略」中，此外尚有兩大建築，此，生色不鮮，此外尚有兩大建築，一爲湯山俱樂部，一爲申委張靜江別墅，珠簾畫棟，美奐美輪，是殆鼎足而三，皆足爲湯山點綴，然以觀賞繁榮景象計，不足爲湯山之計劃也歟，然以湯山之計劃也歟